

1986年4月20日晚,历时5个月的长篇小说《红楼梦》录音工作在广州完成,并将正式开播。我心里很紧张,虽然录音那会儿我每天都会听、修改,可待要正式开播时反而害怕听了。我不敢奢望成功,只求少点挨骂,人人祝我“大功告成”,我心里只念:“阿弥陀佛!”

6月13日清晨5点半起身,赶赴机场,登上驶往冰城哈尔滨的飞机,应邀参加“《红楼梦》艺术节”,那里正在举行盛况空前的“国际红楼梦研讨会”。我参加演出的篇目是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七回选段,这是《宝玉探晴雯》的舞台朗诵首秀。

去之前,适逢搬家,手脚都搬肿了。广州到哈尔滨飞了4个多小时,又坐2个小时汽车进市区,非常疲惫。刚到下榻的华侨饭店,困思懵懵的我面对几位记者的突然采访,有点“惊慌失措”。当晚8点,天还敞亮敞亮的,参加完大会的活动就回饭店休息。一觉醒来,天已大白,看一下表,才凌晨4点,好奇地感受着“白夜”的滋味。哈尔滨的夏天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凉快,可能是为对付漫长的寒冬,宾馆的门窗都厚厚实实,不过没有蚊子,自

来水凉凉的……

开幕式的晚宴上,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红学家陈毓麒、蒋和森、胡文彬等先生,倍感亲切,他们

忆“《红楼梦》艺术节”之点滴

姚锡娟

是我播讲《红楼梦》的导师;又与从北京赶来的编辑谢文芬、胡小伟小别重逢,我们是亲密合作数月的伙伴。

因为演出,认识了曲艺大家骆玉笙先生,评弹名家张如君刘韵若夫妇,我的同龄人昆曲名家华文漪、岳美缇,上海红学家魏绍昌先生,名电影艺术家黄宗江先生等。黄宗江先生是性情中人,谈笑风生,“活泼淘气”。他担任演出报幕,上台并不化妆,一杯啤酒下肚,顿时双颊绯红。中场休息时,脸上酒晕退尽,于是又咕咚咚啤酒一杯,面若桃花,花地上场去了!骆玉笙先生个子小小的,她嗓音宽厚、气贯长虹,其韵味似百年老酒,让人迷醉。后来她去香港演出,途经广州,特来寒舍小坐。我当面请教她发声秘诀,她轻轻唤我靠近,张开嘴让我看她喉咙,问我可能看见喉中的小舌头。哦,原来那人

人皆有的小吊钟,在她喉中是见不到的,这就是她不同寻常的天赋条件吧!

没承想与华文漪在1988年还能续缘,一起应广州话剧团之邀演出了白先勇先生的话剧《游园惊梦》。她艺精人美,真实直率,之后两人70岁时又在上海相聚。岳美缇也多才见面,她稳重、内秀、多才,她曾在长白剧场后台指点我戏中角色的两种念法:“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闻”,不知岳老师还记得我这个老学生吗?魏绍昌先生,上海昆曲界小辈都亲热地唤他“魏伯伯”,他交友广,博学热心。不仅经常寄书与我,

每次我到上海,他都要做东,由此与张如君刘韵若老师又有了见面的机会。记得一次魏老不化妆,一杯啤酒下肚,顿时双颊绯红。中场休息时,脸上酒晕退尽,于是又咕咚咚啤酒一杯,面若桃花,花地上场去了!骆玉笙先生个子小小的,她嗓音宽厚、气贯长虹,其韵味似百年老酒,让人迷醉。后来她去香港演出,途经广州,特来寒舍小坐。我当面请教她发声秘诀,她轻轻唤我靠近,张开嘴让我看她喉咙,问我可能看见喉中的小舌头。哦,原来那人

专请了严凤英先生一起用餐。严凤英是我崇拜的大师,她的不幸让我极其痛心。座中我思绪恍惚,似在梦中,避讳谈她,偏偏脑海中全是她的身影……

说回正题,16、17日晚上两场演出,天气很热,场内也没有风扇,可冰城观众的心似乎更热。我怀着感激和谦卑的心站在偌大的体育馆舞台上,前后左右地向观众鞠躬致谢,感谢他们的鼓励,给了我保留这篇新作品的信心。17日早上,参观了《红楼梦》博览会后,就去了友谊宫。那里是举行“国际红楼梦研讨会”的地方,我要为没有去剧场演出的专家们表演,聆听他们的意见。座中有中、美、日、法、新加坡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红学家,我们沉浸在曹公描绘的情景中,为晴雯的悲惨命运一掬同情之泪。他们纷纷询问有无录音带,又积极地献计献策,要让《红楼梦》插上声音的翅膀飞向世界。我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发言,眼角湿润。演出后还拜见了红学家周汝昌等先生,收获甚丰。

18日离开哈尔滨前,天气倏然转凉,落着小雨,似秋意阵阵袭来!我惬意地享受着这凉快,到底领略了哈尔滨之夏沁人心脾的舒悦适意!

故乡的簸箕炊

蔡旭

簸箕炊,一种以制作方法命名的美食小吃。

用具很简单,簸箕是似小笼包蒸笼大小的平底竹编。用料也简单,即是米粉磨成浆而已。就算加上香油与酱油,也是平常之物。制作却不简单。那是一种手艺,或说艺术喔。磨粉浆最好用石磨,浆液水分均匀,水粉不易分离。把磨成浆的米粉放上簸箕,要蒸熟一层才再添一层,至少三层。香油一定要慢火煲,沸腾后拌入酱油,一点点加,一下下拌。等米粉煮熟后,用小刀将其刮成格状,把香油淋在上面。一笼诱人的洁白摆在面前,用一根竹签挑起,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?细嫩而富有弹性,软滑而不黏牙,香浓而又不油腻,真令人迫不及待,欲罢不能。

哦,在我的少年时代,在我的粤西故乡,这是我与小伙伴们最奢侈的零食。家中难得做,不过街头到处都是这样的小摊,带上几枚硬币就能买到。买不起一笼,也可以买半笼,或四分之一笼,即使是四五格小块也好呀。就算没有钱,也曾趁妈妈不在家,悄悄从米缸里拿米去换。一种多么刺激的冒险啊,一次多么幸福的回味。少小离家之后,这种快乐就无法复制了,这种美味只能在梦中粘贴了五十年。

小时候常吃到,长大了难吃到,成了回忆。在故乡能吃到,在外地吃不到,成了乡愁。

“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,该是村女种的吧……”这是鲁迅先生在散文《好的故事》中的一句话。端午节那天,孩子去探望太婆,看见了一丈红(蜀葵),立即脱口而出写了在文首的那句话,在她眼里,蜀葵大朵大朵的花瓣,美丽而鲜艳,仿佛让人也感受到了鲁迅文中所写的美好。

记得孩子在小学四年级,同样是上网课期间,沉迷上了电子设备,整宿整宿地刷剧和看网文。我忧心忡忡,一次次和孩子沟通,虽短期内有点效果,但长期来看,网瘾就如同食用了罂粟,让人欲罢不能。

机缘巧合,我给孩子报了一个为期一年的亲子性质的自然活动。跟着老师穿行于公园、山野、滩涂。春天钻进植物园找寻十字花科、豆科的花儿,夏天在路边观察蒙古蝉如何“脱壳”,秋天去草地

上收集各种果实,冬天到星愿公园去看不同水鸟。在以往,我们往往是通过温度和色彩来感应一年四季的变化,但是现在,我开始尝试和孩子一起,从一株植物,从鸟的迁徙,

和自然交朋友

孙继红

更为具体地主动观察四季。

城市在我们眼里变得生动有趣。孩子看见马路边的海桐开花后结出红色的果实来,她对我说:妈妈,你猜为啥是红色的果子?一定是让鸟儿找起来更方便,这样有利于传播种子。当有人讨厌梧桐的飞絮漫天飞舞时,我们却在寻找藏在飞絮里的种子,还一边感叹梧桐树的智慧。

疫情期间,跟孩子一起在家门口逛逛,孩子发现了脚边的一粒果子,她通过和我交流、讨论,发现这是一颗无患子树的果实,古时的人

我的九里香

宋春丽



拔苗助长的蠢事,花草买来时枝繁叶茂,养着养着就成残枝败叶了,以至于一段时间阳台上空空荡荡好不萧条……九里香恰是在萧条之时到来的,我如获至宝,找来大量有关它的资料,开始了细心的培育……

淘米水泡上生锈的铁钉,鸡蛋皮捣碎撒在伴有鸡粪的土中,密封些日子后,把它们连泥带土地埋在九里香的根部。特意买来一个压力喷水壶,时不时在它的枝叶上喷洒些清水。早晨太阳刚刚升起,打开窗户,把它搬到窗台上,让轻柔的阳光洒满它的全身。下午太阳爆裂着万物,把它移放在窗台下的阴凉处,让它的枝叶做些许的喘息。眼望去,白色的细枝上破皮拱出点点新绿,点点新绿变成了嫩嫩的细枝,细枝炸开,生出片片鹅黄的小叶,小叶一天天地长大,每片叶子都变得油绿油绿的,放着光……一枝、两枝、五枝、十枝,半年的功夫,弱小的枝杈不见了,粗枝大叶密密匝匝地堆满了一盆。今年开春,我破小盆换大盆,再给它一个宽松的生存空间!

在后来的日子中,我舒心地看着它茁壮成长,静静地等待着它的花期。如今,我的九里香真的开花了,花虽只几朵,却已是香飘满屋了……

我喜欢九里香!它的花因细小而不觉得耀眼,它的花因色白而显得纯净。它的花藏匿在枝叶丛中,含而不露。它的花虽香却不浓艳,渐渐融入心的底部!难怪有人把它比喻成绿裙素衣的少女,高贵典雅,羞涩而曼妙无比。哦,我的九里香,好香的九里香啊……



边看边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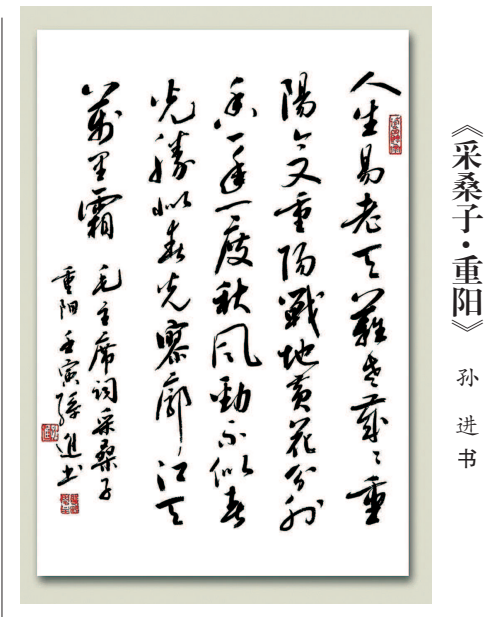
我初次尝到“躁郁症”的滋味,起因是:昨天晚饭后吃了一点点“江油柱”。这种海产干货,拿来做汤十分鲜美,但我向来不喜欢,因它煮烂后,细如丝线的纤维状组织必进驻牙缝。最近,老婆买了一种特贵的江油柱做汤料,嚼之倒没这毛病,于是放松警惕,不料中招。

本来不是事,牙缝不藏污纳垢,牙刷、牙线、冲牙器和牙医的洗牙专业还有用吗?然而,极狡猾的肉丝严严实实地深入上牙床最靠后处。堵的感觉朝人很不舒服,便起灭此朝食的决心。可是摆弄半天,没有效果。引发恐怖之感的倒不是“清障”本身,而是心理变化——紧张累积,汗出来了,再下去,坐立不安,呼吸急促,对牙缝的异

物充满仇恨,简直要把整个口腔炸掉。父亲晚年饱受躁郁之苦,他因中风导致精神错乱,脾气更加暴躁,但无能解脱,折磨甚于肉体疼痛。

我还算走运,临睡前,不知怎么一来,异物遁迹,恢复正常。次日早晨,心境平静,从这一极小而干扰极大的闹剧,想到岁月的“牙缝”。是的,时间,也是口腔一般的洞,它把一分一秒的生命咬住,嚼烂,咽下食管,在胃部消化,排进遗忘的同时,幸存的部分输入记忆。而人生中总有些日子,有些事件和人物,不甘如此顺利地被打发,而塞进精神的“牙缝”。

于老人群体,“年轻”就是这类“异物”。以这个早上为例,读了一篇初中同窗回忆作家史铁生的散文,深受震撼。随即,脑海浮起通往小学的大路上,一对并肩的少年。其中有我,两人务必一起上学,先在岔路口会齐。谁偶尔失约,要在碰头处旁边的墙壁用瓦片画上记号。长大以后呢,憧憬里情人的脸,湖畔的柳条下绰约的身影,校园里的战歌。青山樵径上的汗珠碎成几瓣,单相思的夜里有多少颗星。百味杂陈的岁月,去了就去了,偏偏要留下些许,不能复制,不能逆行,却由你撑着劲儿回味。一如以指甲狂抠牙床之际,渴望自己忽略异物,我被无奈、无力、伤感的情感逼得无处可逃,那一刻,我佩服老妻,她在厨房里,剖开自己种的南瓜,要做一盘南瓜饼……我从客厅看着她的背影。而另一个她,从村中老屋的房门外撩开帘子进来,我放下手里的《罗亭》,听她说省城的见闻,那一幕,距今五十年。



《采桑子·重阳》

孙进书

金捷,肯定大家都不熟悉,但他的母亲却是无人不晓的人民艺术家,她叫秦怡。日前,这位艺术家走完了她的百年人生,这使我想起16年前的一段往事。

2006年,国内首家省市级收藏组织上海市收藏协会成立20周年,沪上收藏界为此发起了一场“收藏不忘慈善,真情回报社会”的活动,经过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协调,决定向江西革命老区上饶市横峰县龙门乡,捐建一座希望小学。当年的7月23日,在经过近8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后,一场捐建江西收藏希望小学慈善义拍在中福古玩城隆重举行。作为该活动的组织者,虽说事隔16年,但当年的热烈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共有400余名收藏界爱心人士参加,更令人难忘的是我们邀请到一批嘉宾,其中就有著名电影艺术家秦怡。其时正值盛夏,一头银发的秦老师穿着一件蓝底碎花的短袖衫,显得格外典雅端庄。她带来了义拍品,儿子金捷的一幅一年前临摹法国著名印象画派大师卡米耶·毕沙罗的油画《道路》。

也正是通过那次义拍活动,我对这位艺术家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因为“文革”的动乱,给秦怡儿子金捷带来了致命的打击,引发了他的精神疾患,这也成为这位母亲的终身痛点。平时,儿子“小弟”的饮食起居都要依靠母亲的悉心照顾。后来,她发现“小弟”的注意力越来越不能集中,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视,没几分钟就会烦躁不安。一次偶然间,这位心如丝的母亲,发现“小弟”老爱在纸上乱涂画。受此启发,她试着请来一位画家上门教画。想不到,金捷的绘画才华从此像潮水般涌来,并取得常人难以想象的成果。2002年5月的某晚,南京西路波特曼大酒店举行慈善拍卖活动,秦怡带着金捷一起参加,结果金捷的一幅《衡山公园》水彩画,被国际影星施瓦辛格以2.5万美元拍走。从此,金捷的画名传开了,但在背后支撑他的,是秦怡伟大的母爱。

这一天,秦怡带来的金捷的临摹作品《道路》,是出自法国卡米耶·毕沙罗(1830-1903)的作品,他与马奈、莫奈同为法国印象画派的开创人物。这位画家的作品表现了法国的农村景象,农舍、田野、小道成了这位艺术天才的描绘对象。《道路》是毕沙罗1877年的作品,它以厚重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,表现了一条乡村道路两旁的景物,从而给人一种朴实而稳重的美感。金捷临得很专业,正是在这点上充分展现了原作的风格,同时也融入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精神寄托。义拍现场上,经过一番竞拍,中福古玩城时任总经理徐文强先生以2万元拍得此画,秦怡面含笑容走上舞台,将所得的善款捐赠出来,我代表主办方登台接受了善款,会场登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下台后,她即告辞,因为家里有“小弟”,要她照顾,脸上流露出放心不下的神情。

秋去春来,一位人民艺术家走了,她可以到天国照顾她的“小弟”了,但她把儿子的画作留在了人间,一幅满满母爱的画。

赫胥黎说:“时间的牙齿虽啃噬一切,但对真相无能为力。”此说成立与否,端看如何确认“真相”。可是,生生不息的生命中,无论真相还是欺骗,无一不粘附着记忆。而记忆之中,不全是坚硬的事件,还有人的感情。这就是为什么,“牙缝”的劳什子会导致你的心情翻腾,哭不是,笑又不是。时间阴险的欲擒故纵,把人整得好苦。你刻

意忽略,却不可能;要清除,尤其不易。无情的岁月吞噬之后,“牙缝”多少有幸存物。于我,被江油柱一类毫不讨好的东西塞入,只好认倒霉。但“牙缝”里不乏好东西。比如,一起青春年代结交的朋友,白头再聚,用吉他伴奏,唱一首发自心底的抒情歌曲,歌罢,抱住其中一个放声大哭。虽然外观难看,但纾解郁结,自有别样的痛快。